



天涯若比鄰，往來無白丁

——記漢學研究中心學術服務二三事

耿立群

民國75年9月28日，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山南路新館啓用；同年10月6日，我到館任職，開始了我正式的職場生涯。轉眼26個年頭過去了，我在圖書館學習、成長，也親身見證本館這四分之一世紀的演變。

打從一開始，我就在漢學研究中心報到，當時的名稱是「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」，76年底才改為現名。79年至87年我被調到秘書室工作，87年之後又調回漢學中心，服務迄今。漢學研究中心有兩個組，一個是資料組（102年起改稱「資料服務組」），是具體而微的小型圖書館，自行採訪、編目及閱覽服務；另一個是聯絡組（102年起改稱「學術交流組」），則是業務內容與一般圖書館差距最大的一個單位。而我就在這個單位安身立命，悠遊十數載，樂此不疲。

那麼，漢學中心學術交流組的業務內容是什麼呢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「學術服務」，我們藉出版書刊、獎助學人、舉辦學術活動等來服務國內外漢學研究學者，進而促進漢學的發展。所以，和學術界人士的交流和互動，是我們主要的工作之一；而且範圍不限於國內學者，也包括世界各地的學者。以下略舉數事，談談個中甘苦。

出版刊物是我們最主要的例行業務，目前有

《漢學研究》、《漢學研究通訊》、《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》三種，前二者是季刊，電子報則按月出刊。以筆者主編的《漢學研究》而言，每年的投稿量是200篇以上。收到稿件後，要進行初步判斷來稿內容是否符合本刊宗旨；然後送交編輯委員初審並推薦審查人，審查人至少兩位，且不限於臺灣的學者，若其意見相左，還要請第三位審查人審閱；最後提交編輯委員會議確認後完成審查程序，始能刊登。我親自處理上述審查作業大約長達十年（現已交由孫秀玲助理編輯負責），在這個過程中，邀約審稿學者最為費時，我通常以電話聯絡，先打到研究室，若屢沒人接，則設法查出其住家電話；若皆找不到人，就只有以電子郵件聯絡了。當然，國外審稿者皆以電子郵件邀約。好不容易找到了當事人，他也不一定答應審查，有時是因事忙，有時則推託送審論文非其研究所長。此時就得鼓起三寸不爛之舌，千萬拜託了。運氣不佳時，一篇來稿尋求四、五位審查人都碰壁的情形也曾發生。所以每年200篇的投稿，大約要連繫超過400人次的學者，其工作量可想而知。

連繫審稿學者時，有部分是昔日的老師或同學（包括學長，近年來學弟妹也愈來愈多），這是最開心的事，除了他們顧念交情不好拒絕外，還可以



明正言順的聊上幾句，公私兩便，不亦快哉！更多的情形是透過邀約審查或撰寫書評，而結交到新朋友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邀約幾次以後，自然就熟識了。於是，有些學者在受邀審查時會說：「我最近很忙，已推掉數篇審查，看在是《漢學研究》，好吧！」真讓人感激涕零。也有些資深優秀學者在我們找了他幾次審稿後，就自行投稿到本刊，可說是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」，這時就品嚐到平日一點一滴與學者們互動，累積人脈的效能了。

審查通過的稿件，就要刊登出版。編輯過程也是一絲馬虎不得，所幸《漢學研究》有堅強的編校團隊，由王玉琴組員負責，我只要做原則性的提示即可。我們的編校人員不只竭盡心力校對排版後的錯誤，還統一各篇體例，以及訂正錯別字、衍文或脫漏字，和修改不通順的文句。做為主編，我要求自己儘可能地親自校讀每一篇即將刊登的稿件，一來做適度的潤稿，再來也檢視編校人員在修改體例時有無失誤，發生誤改的情形。潤稿方面，主要是以讀者和編輯的立場，讓文章讀來更順暢，遇有論述矛盾、證據力不夠，或說明不夠清楚之處，通常用鉛筆標示於文旁，以提醒作者在二校看稿時可酌情修正。較特別的一次事例是，某位作者引用一本西洋文學理論的書，卻採用轉引自大陸某期刊論文的方式。我查閱此篇大陸期刊論文，發現內容並不嚴謹，因此建議作者直接引用西洋原書，但作者認為大陸該篇論文內有兩句話是值得參考引用的，因此我們在電話中討論如何修訂文章，最後作者採納了我的建議，調整敘述和引用方式。後來過了許久，我們在一場討論會上碰面，她還記得此事，頻頻稱謝。

我們編校時的細心糾誤，常得到作者的肯定，

會在回傳校稿或電子郵件上謝謝編輯部。最讓人感動的一次，是臺灣大學某教授在寄回校稿時，特別寫了一封信，說道：「我已經在台灣、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美國、荷蘭出版過很多文章，但是除了美國的一些編輯讓我覺得很專業以外，我第一次經驗過那麼專業的校對。……若我知道您們的編輯實力，我應該6-7年前就投給貴報的。您們為台灣相關期刊編輯人才應該開『編輯班』！！」得到如此正面的回饋，對認真仔細的辛苦校對人員，是莫大的鼓勵。

獎助學人也是漢學中心的另一項重要業務。經聯絡組第一、二任組長蘇精、鄭恆雄編纂先後的精心規劃，自78年起開辦「協助漢學研究人士來華研究計畫」（現已改為「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」），提供經濟艙來回機票和每月研究補助費，獎助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教授以至博士候選人，來臺灣進行三個月至一年的研究。每年大約獎助十幾位學者，視預算額度而定。實施二十餘年來，共獎助了約40國370位學者。

為了呈現獎助訪問學人的研究成果，打從開辦初期，當時的館長楊崇森博士就邀請他們演講，最初係由楊館長親自主持，對象是館內同仁，演講主題也不限於學術專題，我記得當時來自丹麥的柯薇薇（Vivi Allan Kjaer）主講「丹麥及其皇家圖書館」，還播放了一段介紹丹麥的影片，包括樂高（Lego）產業和樂園，拍得十分活潑，讓人印象深刻。其後學人演講漸漸制度化，凡助理教授以上受獎者都要舉辦公開學術討論會，博士候選人則視其意願決定舉辦與否，本中心並邀請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者擔任主持人，另廣發邀請函和公告周知，讓國內外學者有相互切磋討論的機會。近年將訪問學人的學術討論會定名為「寰宇漢學講座」，經錄製並





獲講者授權後公布於本館網頁。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羅達菲（Dafydd Fell）教授曾表示，這樣的做法很先進，方便其學生在英國也可以聽他的演講。

我們通常鼓勵學人用中文發表演講，很多人都勇於接受挑戰，且對自己第一次用中文做學術演講感到自豪。但也曾出現意外狀況。有一次，一位博士候選人在我們排定討論會並展開宣傳之後不久，就突然失去聯絡，而在討論會前幾天，本中心竟然接到醫院的電話，說他酗酒數日，已酒精中毒，我們只得緊急處理，安排他住院戒酒，並通知他母國駐臺代表處協助。而戒斷處理是住在精神科病房，那是我和同事廖箴助理編輯等第一次踏入精神病房，見識到戒備森嚴，有門禁阻隔，進出都要申請登記，同時個人皮包還要寄存，送食物給病人也有禁忌名單。原來此位訪問學人因準備演講太過緊張，加上當時適巧送別故鄉來訪的友人，遂連續數日借酒逃避抒懷，引發急症。好在他僅住院一週，即得以好轉控制。其後隔了一段時間，本中心又重新安排他的學術討論會，順利完成，講得也頗不錯。

我們接待訪問學人，除協助其辦理簽證、開戶，提供研究小間和指導利用圖書館，發放研究補助費等「例行公事」外，總是抱著交朋友的心情，為離鄉背井的他們多些設想與關懷。例如，提供可靠房東名單，必要時還陪他們去看房子；介紹臺灣相關領域的學者供其研究上請益問學；遇有辦公室同事慶生或喝下午茶，常邀請當天在本館閱覽研究的訪問學人一起吃吃聊聊。偶而在端午節或中秋節前，心血來潮也想讓訪問學人感受一下我們過節的氣氛，就辦個邀請全體在臺訪問學人的茶會，準備些粽子、月餅、珍珠奶茶、綠豆糕、蓮霧、荔枝等臺灣應節或特色美食饌鮮果，與學人們共享聯誼。這

些都由本組同仁自發自費辦理，有一、兩次，我還清晨四、五點鐘下廚，做兩樣拿手菜帶到辦公室，供端午節餐會食用。這樣的聚會效果頗佳，所以從99年本中心受外交部委託，承辦「臺灣獎助金」的行政和接待事務開始，正式把春節等三大民俗節日之訪問學人的餐（茶）會編列預算辦理。其後規模就日益擴大，去（101）年中秋節首度在館外舉辦，我們選擇國家二級古蹟臺北市中山堂，與「臺北書院」合作，舉辦「茶與樂的對話」，一邊品茗專業茶人沖泡好茶，一邊欣賞古琴、笛子和京劇表演，茶會後並參觀中山堂，安排古蹟導覽，學人們都印象深刻，意猶未盡地流連忘返。

我們熱誠友善的對待訪問學人，也同樣獲得他們熱情善意的回應。不少學人每年聖誕節都會寄卡片問候本中心同仁。多年前獎助過的學人，再度來到臺灣開會或蒐集研究資料，經常特地造訪本中心，和昔日老友打聲招呼。有時也會帶些糖果餅乾，所以本中心同仁常有口福，品嚐來自世界各國的甜點。比較特別的一次，是我們收到歐洲某學人快遞送來西華飯店的蛋糕，原來那次她來臺，是陪同該國總理夫人正式外交拜訪，擔任翻譯，所以無暇到本中心坐坐，而特地訂購其下榻旅館的蛋糕送來，表示問候之意，真是令我們感動不已。

因為有漢學研究中心，讓我這個學歷史的人，能在圖書館工作二十幾年，發揮所學，也不斷愉快的學習新知，更從中體會「學術服務」的意義和樂趣。也因為漢學研究中心，讓國家圖書館的服務層面更加擴大多元，與國內外學術界建立更為密切良好的互動。在國家圖書館慶祝八十年館慶之際，深切地希望漢學研究中心也能夠永續存在，蓬勃發展。